



我想要一份鸡蛋生姜红糖水

雷雨婷

一定要从妈妈手中煮出来
鸡蛋要煎得发黑,这样才有效
倒入一匙红糖,最要紧的是生姜
从冒火星的眼底取出寒气

妈妈呀,我多想连夜拦截杭黄高铁的轨道
一路修缮到家门口
妈妈呀,我的黄疸大概刚从祖父开山的
风口诞生,苦不堪言
世界体弱多病,如同我的胃

你那圣人之水来自惊蛰流下的第一股山泉
以白露之际的麦芒为引子
除了消炎之外,抵挡了我抛家弃子的
癌变

野蛮生长

李佳妮

七年了
还是一股新家的味道
回家前先开窗,让空气
和邻居的煎带鱼味涌进来
假装——一位母亲的在场

母亲再次归来照顾高考的弟弟
我把宿舍的衣物搬回家,退让领地 and 习惯
来缓解弟弟和母亲之间的对垒

她缺席的这些年
客厅的绿萝、吊兰相继枯萎
只有窗边的牵牛,靠雨泽冲破铁网
纠缠了孩子完整的青春

天堂和泥沼都被时间填平
荒芜里,我们已拥有自己的形状

四月的锯木厂

余厚洪

锯末的气味
还是那么新鲜
厂房边的芦蒿
和丁香一起散着芬芳

墨线盒
如猫,慵懒
在让它悠然自适的车架
没有复制感
足以将一个事件
放置到确定的某个时间节点

锯木人,从未谋面
墙上有一个影子
像吸烟者的手指,泛黄
记录了
缓慢,让人察觉不到的变化
如同阴沉的天
有颜色、味道,甚至痛感

陈家铺

孙小梅

四月,来陈家铺
把醉生梦死灌醒
让雷鬼,还有朋克
偃旗息鼓
继续找到了归宿

四月,来陈家铺
到山腰就够了
和叶尖上的露珠,一起探戈
把黑洞里的蚯蚓
唤醒
溪水边,只有城里人才孤独

四月,去陈家铺
去听林间的风,再吹山坳的雾
纯粹的自由
日出到日落,见到谁都不打紧
一声寒暄,温暖一年

乌鸦是移动的笔

肖涛

不太清楚
灯架是你的写字台吗
可惜月亮不大经常用盆洗脸
你拒绝说破虚空
蘸满了熟识的台词
翻印无聊时光的游戏
而声音又消解了仇恨和眷恋二分的绝对语义
节奏倒成了尾巴的唯一注解

真不太明白
亡灵投胎于残碎记忆的废墟
到底始于哪一天
当冰块拽紧那场突兀降临的绵绵冬雨
也许正是从那时起
从磁铁荒凉嗜哑的喉咙中
迤邐而来咬着棺木的面孔
一年至少有四个凌晨比死还冷

云端之上

明明如月

夏日的午后,午休的父亲嘱咐我
关注西边云朵爬升的高度
晚上,父亲陪我吹着海风看七星北斗
台风来临之前,漩门湾万帆云集
一群天马飞奔而来,片刻宁静之后又狂奔而去

回忆的天空总是时晴时阴的
偶尔回家总是天海一色,阳光明媚
我知道,这是那片天空照顾远行的游子

仰望星空,望见的都是过去
我听到一个声音,响在云端之上
一种蔚蓝色,期望能看来路和边际
我不能腾云驾雾,只能斟满烈酒
一杯接一杯,翅膀悄悄展开
待酒醒之后,在云端开始一个人的飞翔

草木间

上清

守望
是离心最近的距离
早已忘记了何时出发
今天
燃起篝火
已不再是小孩
灰烬中没有星光闪烁
也许,明天就可以回去
回到不再有金色的童年
这个夜
我要做一杯第一次喝到的茶
带它回故里
让母亲喝一口
祈祷它能够甘甜
我深深知道
这是梦啊
南泉山的活水我该用哪双手捧回

等火车的姑娘

夏琼芳

角落的蔷薇在黄昏中吟唱
花木鼓噪
俯仰见露水在石楠颈项颤抖
原是你带来风的讯息
渺小的天空生满霞光

遍种樱花呢喃的青石板
昂起倔强头颅的苍茫麦地
火车的喑当,窗外人影憧憧
你把远方交给晨霜下的候鸟
细丝缕缕,嘲嘶哑

从南到北
从北回南
打马走过的江南早已散场
你用失了灵的身体刹住远驰的死亡
穿过月台的疼痛翅膀
姑娘,你是我不灭的忧伤